

新大运河散文

醉千秋

张莹



张莹，沧县人，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有《半旧时光》等散文集4部。

“大运河上弯连弯，哎嗨哟；九曲回转向前赶，哎嗨哟；一声号子我一身汗，哎嗨哟……”

第一次听到这个号子，是在一个春深的上午。运河水宛如明镜，两岸只此青绿。

岸边老人，极目远方，静默专注。忽然声起，时而高亢，时而低沉……听的人心里，若惊涛拍岸，卷起千堆雪。

听说过“运河船工号子”，也听过它的繁茂生动。机缘巧合，我寻它而来。

当一声声“号”起，铿锵婉转中，脑海莫名生出“海岛冰轮初转腾”的大气端然，它们不着边际地在我耳畔融合，不染尘埃，散发着奇幽的香。

当年漕运繁忙，昆曲带着它的细腻柔美，伴着河流淌淌，一路进京，辗转腾挪，交流融合，徽剧成为京剧的前身，京剧终成华夏国粹。儿女情长，琴心剑胆，息息相通，都是千秋笔、中国戏，说着人间正气，说着人的秉性至诚，说着

生民的愿望。

路途绵长，拣尽寒枝，以音当笔，写下这大河天下。

连连水波千万里，漕运沧桑，弯弯九曲，开一片船工号子铿锵有力。

苍莽原野之上，运河潇潇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；风霜严寒，脚踏实地托起一个家。走过枯老与衰荣，一声嘹亮的“保佑……”划破长空，一次高过一次，是在时光的深处，百转千折，荡漾这人世间。

江河万古流，运河谣里诞生的运河号子，在沧州汉子声声豪迈里，滋生了木板大鼓，苍凉，顿挫，沉郁，一览无余燕赵慷慨多悲歌。它的胸怀是辽阔的，悄然孕育了京韵大鼓、西河大鼓、乐亭大鼓等，在曲艺的舞台上肆意绽放。

跌宕起伏，悠长悠长的时光里，也有茉莉飘香。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。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平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运河惊碰到了白居易，不经意间，开创了诗词兼擅的

先河，引起一众运河柔情。

“今宵酒醒何处？杨柳岸，晓风残月”，当柳永乘船离开汴梁，沿着大运河回老家的时候，运河的美丽让他生了更多的留恋，更多的愁。这一片相思离愁、亦湿润了江南水乡。

“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，将捷路过江南运河，见美景，叹年华易逝。

天上明月，清河星辉，今夕何夕，他们柔美了江南特质，生发出一曲曲甜糯的江南小调。总有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曲声随风到客船。

船儿悠荡，弯转北上，那一曲江南小调《茉莉花》，飘到清风楼畔，必定是心生了欢喜，婉转盘旋，不由地生个根、发个芽，脱胎换骨，成为河北版的《茉莉花》，吟唱着对爱情的渴望，对幸福的憧憬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不小心，就成了沧州落子的传统节目，鼓声脆腕里，灵动了眼睛，欢喜了心……

《道德经》言曰：“大音希声，

大象无形”，大运河的声音是极致的，她不曾说着什么，却又日益丰盈着血脉，绵延，无形。

南腔北调，你来我往，独在九曲运河，成了可刚可柔的恰好存在。燕赵儿女的风骨，节奏依然铿锵，风格依然奔放，更是有侠骨柔情，磅礴包容……

听，孙湾老人家的《一船明月过沧州》，在沧州儿女的口中，是喜与悦、爱与美、力与达的美妙，是跨越古今的邂逅。

《大运河，我永远的眷恋》《大运河，新画卷》《沧州运河号子》……沧州儿女录制的一曲曲唱片里，带着薛逢的“吴江水色连堤阔”、刘禹锡的“江草带烟暮”、苏轼的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……掠过白云，飞向高山，透着运河南北之韵味，分外清丽生动。

激湍水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！“这景色撩人醉”，一声京戏古韵今日传，恍若只此青绿，千里江山图，一卷咫尺地，悦动音符间，美美与共，源远流长，一醉千年……

吴相艳散文集发布会在新华书店举办

本报讯（黄茹）4月21日上午，市新华书店品阅生活店举办吴相艳散文集《行走的目光》发布会。作者与文学爱好者们分享了《行走的目光》的写作体会。

《行走的目光》是吴相艳的首部散文集。81篇散文佳作以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思考，探讨了人生、爱情、自然等多个主题。这些散文作品既有对人生哲理的深入剖析，也有对日

常生活的细腻描绘，既有对自然风光的赞美，也有对内心世界的探索。

最后，吴相艳向运河区图书馆和沧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捐赠了散文集《行走的目光》。

评论

细节的构筑

张艳

和吴相艳认识将近十年。我们一起参赛、一起走访南水北调工程现场、一起去老虎头山……一起久了，常常被她温柔又清爽的气度所感染，彼此话语便轻松起来。不知不觉，都过了不惑之年，到了一个明白事理的年龄。

一个人做到明白事理很不容易，需要成长的积累和世事的积淀。吴相艳在教学一线工作20多个年头。校园的纯净和教学的专注，让她练就了一副明事理的好心肠，给了她保持内心宁静与摆脱欲望的一种力量，在写作时，进入自由驰骋之地。

她的文字总是以一种低温的、舒缓的表达来说诉，不做作、不拘泥。《行走的目光》是一部关于自然时空与精神情境相融的书，文字广、杂、深。读它之

前，最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静得像池塘和小溪的清水；把自己的神经放松，轻松得犹如蓝天飘动的云朵。如果你还带着白天奔忙的劳倦，心中还挥不尽现实生活的烦恼，那也没关系，只要你开始阅读这些清丽的文字，就会让温馨渐渐充溢心间。

《行走的目光》一文，阐述的是有情怀的人，目光从来不会拘泥于眼前所视，从李白、蒋捷、柳永到雨果、李清照、苏武，进而联想到鲁迅、林徽因。伟大的人格魅力决定了高度，“唯有求索、追寻的目光，才能把思想引领到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。”按侧重来谈，“行走的目光”，重点是目光，行走是辅承，目之所及，实乃境界也，境界又让行走坚定。此篇名用作书名，别有趣味，好的书名一经说出就再也不能改了。读完全书，我发现，似乎也只有这个篇名能够够蓄81篇独立文章共有的精神脉络。《一斤葡萄的价值》是一篇不足千字的

文章，用一斤葡萄在集市、商场、严冬、酿酒等场合或环境下的价值，来探讨生活的意义。葡萄还是那个葡萄，不同的利用，或者处于不同的环境，酿造出了不同的价值。

过于聪明颖慧的女子一般都有着刁钻的性格，吴相艳正相反，豪爽、温婉，加上天生苗条细线的身材，精致的五官，秀外慧中，第一眼见到，都怀疑她是从画江南走出来的。而她，是不折不扣的东北人，如今居于平原，内心依然怀念与难忘通化老家的火炕和亲情。

点点滴滴汇聚，由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凝结，笔触有感而发，并深入内核，进而有了这些沉甸甸的文字浮现出来，有约定，有和谐，有敬畏，有深意。表象与灵魂，思考与力量，从生活的底部寻找深度，于细微处发现具象，“一叶一世界”，用细节代替语言的雕琢，以细节丰富文章的立意，《行走的目光》做到了。

心灵的文字

弭晓昕

诗意而厚重的文字，让我记住了吴相艳这个名字。多年后，见了才发现，她不光人与文字一样美，竟然是我家孩子的语文老师。这便让我很快地通过《行走的目光》，走进相艳的心灵。

书中，她对故乡、故土的书写，占有很大比重。这部分很多篇章语言虽然平实，叙述简短，但读者的心会冷不丁地被某种力量击中，触动那最柔软的部分。“父亲把笔直的背弯成一张弓、用尽一生的力量，把我们射向远方。”这是《父亲的背》里最后一句话，写出了所有人的父亲。好像父亲生就的使命，就是把孩子送向远方。写母亲，则写到了对铁狮子的痴恋，“看年绿，二年黄，三年见阎王。

音瞬间从心头传来，我潸然泪下。”是根植于骨子里的爱与牵念，永远忘却不了。至于沧州这第二故乡，她着墨更多，大运河、九河路等，均饱含深情地勾勒出它们独具特色的时代表情。

吴相艳还是一个善于思考与观察的写作者。独立的思想不是凭空而出，需要写作者具备观察能力、思考能力、修辞能力、阅历和学养，缺一不可。这也是写出精致、精细、精美散文的必要条件。《悟行西藏》紧扣一个“悟”字，跟着她的笔端，顺着她的目光，我们也穿行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、南迦巴瓦峰、纳木错湖之间，笔走心落，涤掉一身尘埃。去西藏，我们认为布达拉宫最美，但她没有跟风，反而荡开一笔，避开一般写游记的方式，她围绕“美、善、爱、缘”四个字，勾勒出这座圣城最美的样貌。

吴相艳还自觉地担负起继承与发扬的重任。比如，通过《孔庙背影》阐释孔子深厚的儒学思想；

比如在《〈诗经〉成语解读四例》中，深入浅出地解读了“弄璋弄瓦”“穆如清风”等成语。古时，生男孩送玉，生女孩送瓦。所以用“璋”指代男孩，用“瓦”指代女孩，年代久远，难免出现李林甫“闻有弄璋之庆”的笑话。别说外国人不懂，即便是中国人又有多少人知道呢？这是文化传承的一种缺失。这里不光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，更重要的是写作者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。

深情是思想的落脚点，更是情怀生发的根基。通过追索她的文字，在她所热爱的土地上驻足，在“古与今”这两个向度上，自觉不自觉地回答了一个文学本质的问题——文以载道。践行中，自然不自然地蕴含了一种“气”，骨气也好，正气也好，士气也罢，涵养着千年古风，带着百年沧桑，穿越时空而来，注入了灵魂与血脉，流淌在行文笔端，成为一篇篇文字的筋骨，它美而不伤，忧而不惧，爱而不媚。

我爬起来，忍住疼痛，仔细观察，路面上有一条二十多厘米宽、断断续续一直向前延伸的黑色机油条带。路况太好了，以至于我大意，急于赶路，根本没有发现路上的机油。

想想就后怕，万一我摔倒处，后边来个汽车刹不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幸亏人和车轻微受伤，我继续前行几十米后，路边停了一辆漏光机油的机动三轮车。

两次滑倒，我若有所悟。大意失荆州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人的一生，远而且长，万千机变，随时可能，成功失败，或在一瞬，永不可大意。

我思

韵律人生

门映辉

若你在静处，没任何声音，是不是也会百无聊赖？会不会自然而然想起某一首歌，并不觉地哼唱起来，觉得和眼前的景象很相宜？

歌曲的节奏感和代入感都是最强的。它是词作者和曲作者再现某种场景，或某种感觉而达成的共鸣。人与人的共鸣，很可能成为全人类的共鸣。歌曲就是这样，是一种设定好的、可以使人获得某种心情的声音。

人间多么需要这些真正可以安慰心灵的声音啊！

但面临人生的种种考验，我们的心情总是起伏伏。慌忙间，哪还有聆听音乐的雅致？更多时候，听到的是杂乱无序的声音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身心常遭受到不被觉察的微创。

声音对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，且杂乱无序的声音又实在无法避免。这就需要我们练就一种可以在杂乱的声音中，体会韵律美的本领。其实，你若仔细地分辨，在这些杂乱的声音里也可能包含着某段阳春白雪呢！

譬如，我此刻听到的楼道里清洁阿姨冲洗拖把的声音——水从水龙头里放出，很多滴，无数滴，都在同一种压力下受到同样的推力，做同一种动作，手拉着手前赴后继，击打到水池壁和拖把上，哗啦、哗啦。然后是清洁阿姨揉动拖把的声音，哗、哗、哗，很有顿挫感和节奏感。整体听下来，很像是主歌与副歌，共同组成以水为题的一首短歌。这岂非生活中一种绝妙的意境？

其实，杂乱的声音若仔细分辨，也能发现其中很有意思的含义。又譬如机械加工厂里的声音：焊工刺啦、刺啦闪着火花，管工叮叮当当矫正位置……我就曾在这样的车间里来往穿梭。安全帽和工服沾满油渍，汗水贴着额头鬓角流下，痒痒的，像小虫在爬……身心本已很劳累了，偏在某个时刻听了这样的声音，觉得很暖心、很受鼓舞。说不出原因，只是脚步又开始跟着叮叮当当的声音铿锵地迈进，砂纸又开始跟着电焊刺啦、刺啦的声音起劲地磨擦，就像是听到了振奋人心的乐章。

而事实上，不仅是振奋人心，若再配上眼见的那些场景，分明又可感受到一种精神。在我工作的车间里，那些长年坚守在生产一线的老同志，总是聚精会神运用他们早已娴熟的技术。偶尔也会亲自挥舞大锤。加上他们的呼哧，轰隆、轰隆，像雷鸣，又像战鼓，常让我联想到故事里拉崩的纤夫，并体会到壮志豪情，觉得自己从事的真是是一种很高尚且很有风骨的职业。

这就是我曾在一些杂乱的声音里获取的营养。

生活中蕴含营养的杂乱的声音还有很多，它们像是无边无际的杂草，无法除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让你感到不适，但关键时刻又没准可以当成草药帮助治病。当然，杂乱的声音不一定都存在韵律美，但杂乱的声音里的确可能存在某种含义，若能被敏锐地提取出来，则更容易在恶劣的环境中养心怡情获得生存营养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苦中作乐的优良传统，这也算生存的一种方式吧。

人的一生中，奋力拼搏时总怕苦追不上，百无聊赖时又觉得太过漫长。各种各样的声音陪伴着我们。生活中的声音就像生活中的路，其实无章可循，这就需要我们也成为词作者和曲作者去耐心地体味。其实，那些不经意间出现的声音，又何尝不是造物主暗地里用心良苦的杰作呢？它让你恰在某时某刻某种心绪下就能听到某种声音，从而形成作家诗人的灵感喷涌，形成音乐家画家的缤纷热情，或使忧闷者幡然猛醒，或使轻浮者凝结深重……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体会声音即是重视过程、不问结果，是真正享受时间的不二法门。

三月初三夜雨寒轉日晴明
艷陽天
家枕碧波連千里
燕趙風景入一園
煉油管廊托新日
造粒塔影隔舊年
幸蒙景餘得閑意不負今朝樂留連

书法（张大盛作并书）

在场

小心滑倒

封文保

去年冬天，县城连续下了几天雪，却没阻止我骑自行车出行。反而积雪路滑，汽车慢得像蜗牛，到处拥堵。我每天上下班一个来回，晚上骑自行车遛弯儿健身，从没有滑倒。爱人开玩笑说，你这驾驶技术好棒。我暗自得意，小心点就啥事没有。

没想到还是出意外了。那天晚上骑车健身，路上基本没有了冰雪，路两侧还有不多的一些，基本不影响通行。车辆和路人很少，我就放开了速度。相比前些日子的小心翼翼，此时痛快淋漓。正舒服着、得意着，忽然被狠狠地摔倒

在地。我仔细观察，原来顺着马路，留下一条大约十厘米左右宽、四米多长不规则的冰面。恰好我自行车轮胎全部轧上了这条冰面。

想想，我就是太大意了。下雪天，我骑行特别小心、谨慎。集中精力，左右观察，掌握路况，选择最佳路线；了解身旁骑行人的态势，免得剐蹭；紧握车把，集中精力，专心致志，小心翼翼，缓慢骑行，不急刹车，不拐急弯；下坡时两脚擦地，增加平衡性，增加稳定性，平时两腿神经质地准备着，随时准备轮胎打滑时两脚踩地，避免滑倒。

路滑还不是最难走的，最难走的路段一坑一洼、疙疙瘩瘩，骑上去一颠一顶，特别容易滑倒。这时我下车推行。推行也不敢大意，脚下留神，万分小心。如此多日从未滑倒。

好巧不巧，这是我第二次类似的滑倒。多年前我还在乡镇工作。初秋的一天，我下班骑摩托车回家。20公里的路程，很好的路面，很好的光线，我把摩托车骑得飞快。忽然感觉轮胎发软，暗想不好。点了一下刹车，打算减速停车，摩托车忽然滑倒，连人带车摔出老远。